

和平戰線文叢

朝鮮·趙正哲著
崔民秀譯

朝鮮游擊隊的女兒

文光書局印行

南浦市地雲里有一所學校叫做『平壤學院』，往東一公里的一座小山上，黑木柵圍着一個墳墓，這就是『游擊隊的女兒』——鄭慶福同志的墳墓。

這墳墓的旁邊有一個石碑，像墳墓的守衛者和朋友似的豎立着。碑文記載着墳墓的主人鄭慶福同志的光榮的一生，行人都肅立在墳墓前致哀。

『故鄭慶福（又名，鄭萬錦）同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五日生於中國東北延吉縣，十三歲時父母逝世於反日游擊隊。她生長在別人的家庭裏。但她是一位朝鮮的婦女，她的身體內沸騰着革命的熱血，八歲時已成為共青少年團員，九歲時已擔任共青少年團分隊長的工作，參加了反日游擊隊戰鬥以來，十餘年爲了祖國的解放，拿起槍桿，幾十次冒着生命的危險，從未屈服於敵人——日

本帝國主義，繼續了堅強的鬭爭，『這就是碑文中的一段。

——八歲時已成為共青少年團員，九歲時已擔任共青少年團分隊長的工作，參加了反日游擊隊——讀到這裏，我們不能不驚嘆這位——鄭慶福同志的勇敢。普通的孩子，還不願離開母親的懷抱的時候，她已投身於為祖國解放的戰鬭中。

如同這碑文所說，鄭慶福同志是生在中國的東北。她雖然是一位女性，但她繼續着父母生前未完成的事業，繼承了祖國解放事業的崇高精神，勇敢地戰鬭在金日成將軍所組織並領導的游擊隊少年團裏，迎接了盼望十多年的『八·一五』祖國解放。

可是，很不幸，『八·一五』後回到可愛的祖國還不到兩年，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四日，就結束了她二十四歲年青的生命，留下了不朽的功勳，永眠於曾以血的鬭爭爭取解放的祖國的土地上。

我以她的戰友的資格，哀悼之餘，試寫她所走過的艱難的革命道路。

鄭慶福同志幼年時叫做『萬錦』，我在這裏就用她的幼名說起吧！那麼，鄭慶福到底出生在怎樣的一個家庭呢？

她的故鄉是咸鏡北道鏡城郡的一個小鄉村。

她的父親鄭致範（一九〇八年生）出生於貧農家庭裏。他受盡了地主的各種壓迫，供養着老父母，過着不像人過的日子。但日益加厲的地主的壓迫與強盜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使這個貧窮的家庭無法繼續生活在苦難的故鄉。

鄭致範被迫離開故鄉，流浪到陌生的東北，租種一位中國地主的土地，勉強地維持了生活。

可是日帝的魔手很快地伸到他們的身邊來，他們搬到那裏，帝國主義的魔手就跟到那裏。尤其在『九·一八』以後，敵人打進東北來，壓迫、剝削、甚

至虐殺朝鮮人民，瘋狂到極點。

一九三一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覺悟到活路只有一個：就是人民自己團結起來向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他光榮地參加了共產黨，直接投身於反日游擊戰爭中。

他雖然沒有讀過什麼書，但他是最深刻地體驗到沒有祖國的人所受的壓迫與被剝削的人民的痛苦。他知道這些最清楚，所以他勇敢地鬥爭着。直接參加武裝鬥爭的鄭致範，受過無數次敵人槍刀的傷害，也曾經被敵人包圍過，但他在死的威嚇下從未屈服過，每次遇難都更勇敢地展開了鬥爭。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奇襲吉林省永吉縣松花江戰鬪中，他光榮地犧牲了。

萬錦的父親這樣英勇地鬥爭的時候，她的母親（金武春，一九〇六年生）帶着兩個小女兒，嘗盡了不可形容的痛苦與貧困。沒有男人的貧窮的家庭，其

困苦程度是不難想像的，尤其因為敵人知道她的愛人參加反日游擊戰爭，其迫害更為毒辣，每天在威脅着她們的家庭。一九三二年日寇把她們的房子和糧食燒掉，萬錦和她的母親倖免被殺害，逃出之後，又經過了無數次的危險。

但她絲毫未抱怨過放棄家庭外出的丈夫，相反地，她鼓起勇氣，撫養並教育着兩個小孩子。最後，比在前線鬭爭的愛人早兩年，即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她終於被敵人的所謂『討伐隊』殺害了。

這樣，父親很早就參加了反日游擊隊，十一歲時，萬錦又遇到了母親死去的不幸。敵人更加瘋狂地迫害着她。沒有父母的孤零零的萬錦完全沒有任何依靠的地方了，但萬錦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孩子，她已經是一個反日鬭士，八歲時參加了共青少年團，九歲時已經是一個分隊長。萬錦從來沒有上學的機會，但在少年團內努力學習的結果，不但能寫能讀朝鮮文，並且學會了中國文及簡單的俄文。年幼的萬錦的胸膛內沸騰着革命的血，已經知道如何熱愛祖國並憎恨

敵人，一種革命的力量不斷在茁長着。

萬錦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在敵人的後方作反日游擊隊的聯絡工作。這個時候日寇的警備網是瘋狂的，但年幼的萬錦巧妙地突破了殘忍的敵人警備線。萬錦的身體是很健康的，而且因為她的個子很矮，很容易使敵人看做一個完全不懂事的小孩子。萬錦就利用了這個條件，依照組織的指示，作了游擊隊與游擊隊之間的聯絡工作，甚至潛入敵人的兵營，探知了敵人的數量、兵器及移動的方向。聰明的萬錦時常用各種手段欺騙敵人，深入敵人的內部。但潛入日本鬼子的兵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萬一被敵人發覺了，就會被槍斃。大膽而勇敢的萬錦從沒有畏懼敵人，很有智慧地完成了每次交給她的艱難的工作。但敵人終於注意了她，在延吉縣王五溝繼續作這種工作的萬錦，發現自己已不能在這裏繼續工作之後，便躲到白山去。但她並沒有只顧躲藏在這個地方，而是克

服很多的危險與困難，又繼續完成了自己所接受的任務。在同年（一九三一年），她被日寇的警察逮捕。日本鬼子把她送到延吉縣，關在一個拘留所內，每天把她叫出來，施行各種各種殘酷的拷問，用手槍與大刀威脅她，用皮鞭子痛打她，問的是：

『游擊隊在什麼地方？』

『共產黨員們開會的地方在那裏？』

萬錦的答覆只有一個：『我不知道』。她沒有屈服於拷打和威脅。

這個時候，侵入東北的日寇殺害了無數的朝鮮人。他們殺人的理由是『殺共產黨』，日寇到那裏，那裏就變成了血海，屍體堆成山。日寇也向游擊隊做了瘋狂的進攻。

日寇殺害了無辜農民後，宣佈說是殺了共產主義者，而且深更半夜來放火，把房子燒掉，把一家農戶全部燒死之後，又說這一家是共產主義者。

扶着拐杖，好容易逃難過來的八十多歲的老人也被殺死了，他們照樣說，這是共產主義者。甚至於把母親懷抱裏的乳兒，奪過來用手槍打死之後，也罵他叫做共產主義者。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下，萬錦被捕了，他受的苦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日帝對萬錦的堅強的態度毫無辦法對付，有時候變了方式，停止了拷問，用萬錦從來沒吃過的好吃的點心引誘她說：『只要妳說出來，不會再打妳，而且立刻放妳走。』好幾天沒有吃到東西的萬錦，看到這樣的點心，飢餓的腸胃更痛苦起來了，但萬錦知道這是敵人的奸計，咬牙忍住飢餓與痛苦，仍然搖頭『我什麼也不知道。』堅強的鬭爭勝利了，敵人對年幼的萬錦毫無辦法，得不出一點口供，終於放她出獄了。

警察署內的十幾天折磨了年少的身體，走到下着大雪的大街上，飢寒交迫的萬錦幾次倒在雪地上。但從敵人的手掌裏逃出來的歡欣和能夠繼續和敵人鬭

爭的自由給了她無限的鼓勵。萬錦的家離延吉縣有一百多里地，並且要越過險惡的山地。冷冰冰的北風吹來的雪常常擋住了萬錦的路，十幾天被打的傷痕刺痛起來，空的胃使得眼睛看不到東西，可是萬錦咬着嘴唇前進了。路過的地方，也有一些村莊，也有些跟萬錦一般大的小孩子們穿着又厚又暖的衣服，戴着軟軟的皮帽子，看着萬錦的破檻的衣服嘲笑她。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萬錦的心境是悲憤的，但在心裏邊高喊——你們這幫少爺小姐們，因為你們的父母當了日本鬼子的走狗，不愁吃穿，那有什麼好的。我雖然沒有穿的衣服，又沒吃飽飯，但我是光明正大的人，敵人與你們父母不會把我當做人看待，可是我是懂得恨敵人，為祖國圖爭的人！在心裏這樣高喊的時候，她的眼睛彷彿看到了在游擊隊中參加圖爭的父親的雄姿，她的耳邊彷彿聽見了從母親與少年團內學習與常聞的教訓。

日寇及其走狗都在壓迫着我的同胞，都是我們的敵人。因為有了這些傢

伙，我們不能住在祖國，逼迫我們搬到這邊來，到這邊來之後又繼續在受他們的壓迫。——我們要報仇，我要繼續工作。我不能再被敵人捉住，要更熱心地幫助同志們工作。一面想着這些問題，她忍住了飢寒，終於到達了自己的村子口。第一個遇見萬錦的村裏人是福實他奶奶。

『這不是萬錦嗎？妳怎麼了？』

福實他奶奶看到萬錦可憐的樣子，抱住她哭起來了。

村子裏的老鄉們都跑出來，小朋友們也很高興地跑出來迎接她。

『萬錦辛苦了，受苦了吧！』

『妳的母親不知哭了多久啊！』

步入村莊的萬錦也大吃了一驚，萬錦不在家的時候，這個村莊又受了一次敵人的『討伐』，又燒了幾幢房子，又殺了幾個親愛的老鄉，福實她奶奶也丟失了她最可愛的孫女——福實。

回到家裏的萬錦，首先看見的是屋頂被燒塌了的房子和沒有鋪蓋的母親和小妹妹。母女三人簡直講不出話來，無聲無語地互相緊緊抱住哭了一陣。

萬錦並不是只會哭的孩子，第二天就開始作原來的工作，拖着十幾天被拷打的身體，從這個村子跑到那個村子作聯絡通訊工作。對她的肉體這確實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她的精神始終是愉快的，她很高興地作了這個工作。

有一天，下大雪的拂曉，突然響起的槍砲聲震動了烏黑的西天，日寇又來襲擊了。

老鄉們驚惶地逃跑，都躲避到後山去了。那時候萬錦的母親才出門不久，萬錦聽到逼近的槍聲，等不及母親回家，就背着小妹妹向後山的方向跑。可是敵人已進犯到村莊裏邊來，背着三歲的小妹妹，萬錦不能再繼續跑了。而且背小孩子的帶子又很鬆，小妹妹背不穩，老鄉們已跑進了前面的松林裏，萬錦剛剛出村莊不遠，敵人已經在後面跟來了。敵人的子彈連着打到身邊來。背上的

小妹妹越跑越覺得重，每聽見槍聲，背上的小妹妹的哭聲更大起來。村莊外的雪積累的很深，年青的萬錦背着小妹妹跑也跑不動，只是在雪地裏掙扎着。這個時候——『砰』——一聲，萬錦的背上感覺到一點衝擊，就倒在前面，小妹妹倒在雪地裏。但從不知向敵人屈服的萬錦立刻爬起來，抱住了小妹妹。小妹妹的頭在流血，她的呼吸已經停了。可恨的敵人的子彈正中在心愛的妹妹的頭上。妹妹犧牲了。

日本鬼子們在村裏放火了，見到來不及逃跑的老幼就殺，遇到有小孩子從房子裏爬出來，就用刺刀把他挑到火裏去燒死他。

逃難的老鄉們集合到安全的地方，淒慘的場面在這裏展開了。有一個乳兒的母親剛剛跑到山上，要想給孩子喂奶，把背上的孩子轉過來一看，原來她背來的不是孩子，而是一個枕頭，這個母親聯想到日本鬼子刺殺自己的孩子的情形，就在那裏昏倒了。

老太太們都在那裏哭，萬錦也流淚了，可是在心裏咒罵着敵人。萬錦的母親還沒有到這個地方來，萬錦的心裏很不安，也許很安全地躲開了，也許被日寇殘殺了。

敵人在天黑了以後才回去。老鄉們回到村子裏的時候，也沒有房子也沒有樹，全村變成了灰燼。還沒有熄滅的火煙吹燻着屍體，難聞的臭氣彌漫在全村。

從這一天晚上起，村子裏的人失去了房子和糧食，回到已變成灰燼的家裏，尋找母親或孩子的屍體，痛哭之外，沒有什麼辦法。

有些老鄉到別的村莊找親戚去，有些人回到朝鮮的故鄉，又有一些主張在這裏重新蓋房子生活下去，但很多人想到進入游擊區，和敵人作堅決的鬭爭。

戰火停止後趕回村子裏來的母親，帶着剩下的唯一的孩子——萬錦到游擊區去了。這正是一九三二年萬錦才九歲的時候。

萬錦到游擊區不久就當了少年團的分隊長。

我想在這裏講一講游擊隊少年團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作甚麼工作的團體。

少年團就是一支游擊隊的希望，游擊隊員的兒女來組成的。他們是少年的戰士，他們的年紀雖小，起的作用可是很大的。少年團員的日常生活也是很有紀律，很有組織的。

一清早，太陽還沒有升起的時候，少年團員們就跟着起床喇叭的聲音，全體團員集合作早操，由分隊長作通訊報導和指示，報告昨天的游擊隊勝利消息，敵統治區人民反日本鬭爭消息，敵人的野獸行為等，然後作當天工作的指示。而且常常在這個時候講到聽從父母的話和其他大人們的話是怎樣的重要。有時作批評，某一團員的行為是我們的模範，某一團員的行為在那一點不對等等。然後各自回到家裏吃完早飯再集合，開始當天的工作。團員們每天有四小

時的學習時間，學習的內容是：

我們的貧窮是怎麼來的。

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朝鮮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敵。

我們的將來是甚麼——我們應該怎樣努力。

蘇聯是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救星。

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

我們朝鮮在將來一定能獨立。

學習這些個內容，又作討論。並且好好地學習國文，另外再學習中國語。

學習完了之後，集體到人手不夠的人家去幫助工作。尤其是游擊隊員的家屬，或烈屬的家裏，集體地協助他們耕耘，看看小孩，對老人家講故事，唱歌等等慰勞工作。

有時到山上去採一些葉草、野菜和山菓，作獻給游擊隊的禮物。有時開運

動會，鼓舞士氣。也常開『文娛晚會』，使大家有娛樂的時間。

除這些事情以外，少年團員們常常接受重大的軍事任務。敵人進攻游擊區的時候，少年團員們自動申請作偵察工作，用各種巧妙機敏的方法靠近敵人的陣地，探知敵人的動靜。

又常常迂迴到敵人駐屯的後山上去，把枯樹枝堆在一起放火，放炸彈，爆炸以後，吹衝鋒喇叭，當好幾個地方同時爆炸，同時吹號的時候，正在睡覺的敵人混亂起來，打起槍，不知少年團員們早就撤退，而整夜地互相交打。

游擊隊追打日軍的時候，少年團員們擔任運輸彈藥和手榴彈的工作。

在一九三三年的時候，有一次日本鬼子進攻到游擊區裏來，可是敵不過我們的游擊隊，開始退卻。游擊隊把它們追入一個山谷，少年團員們預先在兩邊的山上準備着很大的大石頭，等着日本鬼子跑過來。當鬼子正走到下面來的時候，我們的少年團員們把大石頭往下推，很多石頭滾到日本鬼子的頭上，有些